

散文 第一名 賴宛妤

筆名/胡晏靖

個人簡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創作組二年甲班

曾獲台積電青年文學獎，在 instagram 社群網站以胡晏靖分身經營詩帳。

〈厂〉

日曆顯示驚蟄，從友人網頁上得知畫室牆上的畫一張張被拆除下來，石膏像消失，學生越來越少。濕氣深重的雨季，中學複雜朦朧以及無法準時察覺的情緒，快速襲來。

先是洗漱，抹上薄薄粉餅，穿起變形蟲花裙，有時間的話噴灑一些香氣，星期日，父親載我去畫室下午五點半載我回家，下課後父親總會問，今天畫室有幾個學生呀，出風口冷氣聲音特別大；轟隆，有學姊啊，還有小佳，和兩個國一生。一兩次後，我很自然地將身在不同時空的人通通拽進安排他們今天應該畫什麼，穿什麼顏色衣服，什麼樣氣味，第一次把那些人拽進時，我感覺在褻瀆記憶，他們竄進我的裙底。

一切在黃昏之際快速消逝，畫室距離國中只需幾分鐘步行距離，地域與中學緊密相依，此時時間還沒流動得這麼快，我和厂面對面，慢慢長久的對話，穿插周杰倫的歌，語言推著語言，即將著火的靜物替我發言、辯論關係，靜物被日光燈磨出火光，IKEA 人造花幻化成精，空氣散著迷濛氣氛混著亞麻仁油，牆壁的畫開始一張張潮濕。

「為什麼妳畫室回來總是恍惚？」父親在車上談論我回家總魂不守舍的問題。細節遺失，冷氣很冷，最初我先是辯解，最後我們陷入沈默。愛在青春期裡假性稀釋，下車進家門，整個晚上我沒和父親說任何一句話，他的多想讓我焦慮。指甲越來越短，甲床因為摳咬而稍稍變形，甲面旁的死皮翹起。

厂人緣很好，我沒和父親說某段在畫室的大量時間裡，都只有我和厂相處，不曉得為什麼畫室變得像掩藏秘密的空間，空間裡的學生一個個長大，隨後離開，許多人與他擦身而過，短暫時間裡，一小部分的人把自己某部分遺留在這，畫室裡很多畫長得很像，已經分不出哪張是誰畫的。後來去畫室都不是去畫畫，時間的貞操被我掠奪，維持對話，或對話裡更巨大的秘密，空間裡的獨處，更加私密的記憶，都沒能說出口。不知道厂還會不會去操場跑步，我沒有問過他。

他搬出牛皮單人座椅，叫我不笑，我頻頻露出牙齒，重複抵了抵嘴使雙唇濕潤，右側玻璃窗照進大量白光，石造地板影子晃動，我的鼻頭散落著細細的

黑頭粉刺，他先注視著雙唇隨後視線移至眼睛；畫著，午後我總側趴在另一張牛皮長椅看他畫畫，傍晚走出外面天空深灰色，陰影濃霧般壓向我。

最初是怎麼開始的。

下午放學時突然下起太陽雨，光穿過髮絲影子在柏油路上時淺時深，和女同學在跑往畫室的路上時，腳踏車店師傅手握腳踏板，輪子動了起來。畫室座落在公寓中陰暗走廊的左側邊間，窗戶照進光，很淡、很淺，只感受到悶熱從下體逐漸竄上，厂從樓梯走下，我和女同學站在門口等，他摸了摸我的頭，指尖陷進髮絲，在他去拿吹風機我和同學坐在畫室地板時，我耳朵外緣微紅，女同學問我「他剛剛摸妳的頭誼，為什麼？」

我把頭髮塞進泳帽內，髮絲散落耳間，戴起泳鏡蹬牆游出。國中泳課一週一次，我們總在午休穿過間間正在上課的教室，下樓，出校門越過馬路得穿過一整片操場才到得了游泳池，光模模糊糊照到大家瞳孔，快速更衣，將換洗衣物的帶子放在池旁的鐵製觀眾台階上，林的背上有因為流汗起疹子抓破留下的疤，黃的背部實際上要寬些還有幾粒青春痘，李的大腿與大腿之間快要擠得沒空隙，我的脊椎漸漸彎下，影子遮蔽自己，有種彆扭在打擾自己，手指併攏試著摸到腳掌。游了很久我們台階休息，水氣曬乾，男生們玩著我綁在脖子上的綁帶，好死不死，鬆落，影子抬頭，沒反應過來，他們連忙將浴巾蓋在我身上，空氣在安靜裡慌張，即使內心焦慮也要扭過頭將一百公尺游完。

簡單梳洗後將尚未完全擦乾的腳套入白襪，回校路途陽光柔軟，髮絲濕潤，大家把浴巾收入泳袋裡，我的浴巾自然地垂在後頸，髮絲最尾端的水滴露珠般，衣服些微染濕隱約看得見內衣輪廓，想在越過操場的時間裡遇見厂，不知道他看到我的肌膚因為吸滿水份而顯得透亮純情的臉會覺得如何。

厂從操場最外圈跑過，膚色穿過白T隱約看得見肌肉線條。他其實不應對十五歲的女孩們過分疼愛，這個年齡異常尷尬，女生開始被女人洗禮，即將把自己梳理成一條柔順的溪，即使還沒準備好，身體也迫不及待地長出水紋，被嚮往遮住眼，一切乾淨得尚未升騰成慾望。

「筆觸應該是這樣的力量、速度的」，厂握著我的手，我左手壓著紙被炭筆用得髒；同時又要避免指紋留在紙張上，過程需隨時確保雙手乾燥不出一點手汗。畫完，雙手反覆搓洗才回歸乾淨。

術科成績漸從原本的前十名落入後段，前十名的成績短暫地停留國一。我開始每日凌晨起身，在提早起床的一個小時裡於折疊桌上鋪上墊布，仿造畫室桌

子用具擺放方位，水氣從鐵窗花鑽進，為了提神循環播放一些喜愛的歌曲，水氣在房間的走動聲與用具摩擦畫紙的聲響裡隱沒，父親敲了敲門，早上七點前準備好一切載我上學。家中陰暗，門口堆疊很多不知從哪搜集來的紙箱回收，雜亂待在巨大鐵鋁搭建的亭子下遮蔽陽光，大門的門把有時會油油的。

每當畫室待得晚時都不敢讓厂載我回家，「妳家應該很漂亮吧，我去過某個學生家，她家是用原本的房子改建而成的，裡面全是用木地板，以妳的品味，妳家應該也像那樣吧」我笑而不語坐上畫室唯一的旋轉椅，椅子有著厂剛剛留下的體溫，旋轉時空氣裡的味道被混得更立體，油畫半乾的氣味、紙張、厂身上的體味混雜洗衣精，全鑽進我酥軟的身體。

大學後如願考上台北，隨著適應逐漸養成一個月回家一次的頻率，熟悉、融入、或者習慣，對環境開始漫遊，已不再美術系也已經完全脫離畫室生活，但身體和心理似乎還沒明白這件事，晚上常常藉由散步走去美術系館偷看美術系學生，吸教室殘存下來松節油、亞麻仁油的混合氣味，彷彿凝視青春期那頭野獸在味道裡遊蕩。

大一另外修習美術系課程時遇上經期，因為課程不多每每上課都得多加把握，但實在受不了，逃出系館快速走下樓梯，樓梯口碰上一隻長相非蝶非蛾的蝶，她抽搖我將她翻身，兩個美術系女學生下樓，「那個人是誰，她在幹嘛啊」我快速起身離開。

畫室那段時間有時會因為經期而沒準時去畫圖，推託功課多了些；身體不舒服了點，但其實只是想避免心裡的窘迫，即使經期真的在上課時來到血量最多的一天，也不會將任何一片衛生棉帶入畫室廁所，準備上課前，我會在放學後特地去換一片乾淨的衛生棉墊著，畫室空間不大，如果拿出來被厂看到怎麼辦，大家一個個坐在橘色椅凳上，有人看著前方靜物、有人臨摹圖片、有些人趴在地上或靠著牆。

夜晚被日光燈照得反白，學妹和厂抱怨著經痛使她無法好好畫畫，她的坦然而狠狠直視我的窘迫，厂弓起腰，肢體向前伸展，石造地板隱隱反射，說這個動作能減緩疼痛，彷彿他比我更加瞭解女生身體，我迴避他與學妹的談話，腹部下灼烈的疼痛感正漫過我的腰，過去被感官連結掀起，我不夠理解自身而窘迫，被自己的年輕深受其擾。

幾個月後和國中同學去厂的母校看電影系畢展，轉車兩次的公車晃得身體發軟，下雨後四周顯荒僻，國中同學的朋友領我們進去，沒她根本不知道方向，路程她不停介紹哪棟樓是哪科系又是在做什麼，美術和書畫系很要好等話題，

話從我的耳朵進入沒有經過同意就把身體震得零散，震得我舌尖發麻又發酸，我感受到強烈的妒忌之心，不是男人與女人的，是女人與自身的，但我還是用力記下所有樓名稱，側門在哪裡，何處能翻牆入校。

我很想念ㄈ。

在一群美術系人群中，待在他們身邊讓人產生一種優越、特殊感，到畢展處，大家多著黑，氣質輕易劃開我，開始後悔為什麼要穿一件大紅套頸毛衣外加深咖大衣，觀看的影廳內紅色絨椅與衣服連成一線，我的腋下不停出汗。

回去的路程一路走到府中，沉默一整路，不停獨自緬懷我的國中生活眼淚一直到宿舍門口才停止，少女的啟蒙襲向我，發現對ㄈ過於掛懷耽溺，我不停在他身上找到得不到的才華，他彌補中學生活裡所有的不安與無來由的空寂感，真正喜愛迷戀是自己身上僅存的美感，它不停地推向我使我覺得該靠近著迷更為美的人事，親密感使身體被賦予肯定，執拗爬滿蟲，以為不再需要任何可能。

夢中搖身一變成為水仙花，倒映水面，在岸邊呼出大片大片白煙，以為自己是與誰心心相惜的佳人。但我終究是我，集結自卑自傲壞的好的不完美的；在肉體裡不斷流連轉圜；遊魂孤鬼。

為什麼不再畫畫，為什麼不去找ㄈ。

朋友問我為什麼喜歡他，我發覺我心疼著無法功成名就的他猶如，心疼在畫圖路上將自己嘎然停下的我。

握著蓮蓬頭，ㄈ一點一點慢慢從身體離開，沖過乳房，水流將散落的頭髮澆濕，搓揉著我的腹部，接著臀部、大腿、腳掌，發現大腿內側長出一顆痣，是什麼時候出現的，抹開鏡子薄薄的霧氣。

台北離家很遠，也許是這樣我能不驚扭的直視我，與朋友鬼混，在異鄉開展我的身體，國中三年的朦朧複雜我囫圇吞下。眼線拉長，睫毛夾用打火機燙熱，微燙的溫度夾著睫毛，純情與慾望的分界開始模糊，發覺喜歡的灼熱一再欺瞞我，對畫圖的迷戀與對ㄈ的情感攪混網綁，遮蔽眼睛時看不見其他男生，更包括自己。不再迴避，雖然緩慢，但可以直接從包包拿起衛生棉前往廁所時，少女變成獸的頻率遞減，我解開內衣背釦，雙手穿出肩帶後脫去，在房裡直視自己的慾望，身體多了點豐腴，點起菸；呼，菸霧流淌在房內，折好的衣物收入衣櫃。少女在男人身上來回尋找自我缺失的，想像膨脹使人失去感受

力，忽略自己真正癡迷的到底是什麼。

指甲逐漸留長，美甲師將我的甘皮修剪，甲面打磨修剪成圓弧狀後換上色彩；美甲師和我聊著都修什麼樣的課。

我仍學習著藝術史，將藝術史寫成自己的愛戀史。

厂和我說，他即將去台中某間中學代課，語言擦過肌膚，和少女時期說再見一般，畫室光線暗了幾個色階；廁所堆出一股舊舊的味道；牆上的畫未全數撤下，幾日後，我將猶如緊箍咒的內褲褪至腳踝；刮除久而未除的體毛，他從厂，回到了他的名字上。我突然清楚感知到周遭事物與我的關係。

=====

評語

言叔夏老師：

這篇作品看似圍繞著「厂」開展，實則是折射地回頭書寫青春期的自己，故它與其說是回顧，毋寧更像是告別。文中從中學時代的畫室，到大學課堂的人際場合，場景鏡頭的切換，人物對白與空間感的營造，都掌握了一定程度的節奏，有些技術幾乎是借自小說。作者將身體、觀看、凝視等關鍵概念，透過具體的空間佈置，堆疊出繁複的意義。文字成熟而通透，有尺有度；有些文句情感豐沛，卻也能在自身與對象物之間拉出距離，創造出一個迴旋的空間，像是留給自己長大用的。最後甚至透過對「厂」這個名字的拆解，暗示一種對青春期的悼念與告別。「厂」回到了他自己的名字，「我」的青春一去不復返，「我」撿拾回來的，其實是自己的名字。全文在技術上不落痕跡，每個零件卻又精準地彼此嵌合，情感的收放也充滿把握，是一篇結晶體般的作品。